

# 紀念作家柏楊百年誕辰

## 文學界追憶：具現代水平的知識分子

今年是著名作家柏楊的百年誕辰，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人民文學出版社方面獲悉，為紀念這位在華人讀者中擁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各方嘉賓，舉辦一系列網絡直播活動，從多個方面給讀者介紹柏楊的生平和文化成就。其中，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副館長周明講述「我與柏楊二三事」，分享他與柏楊先生二十多年的友誼；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教授談「柏楊雜文的文化意義」；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凱就《柏楊版資治通鑒》的出版，與司馬光、柏楊進行一次「跨越千年、百年和當代的對話」，以史為鑒，講述讀歷史對當代人的啟示和作用。另外，柏楊夫人張香華也專門錄製了一段小視頻，講述柏楊先生的小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柏楊是被兩岸三地熟知的著名作家，他1920年出生於河南，1949年後前往台灣，畢業於台灣東北大學政治系，曾任《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後因觸怒台灣當局入獄近十年。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廣泛爭議，代表作有《中國人史綱》等。2008年4月29日，柏楊因肺炎呼吸衰竭於台北病逝，享年88歲。2010年9月，柏楊遺骨安葬於故鄉河南新鄭。

### 張香華：柏楊將寫作當苦修

柏楊夫人張香華在視頻中表示，感謝參與錄影的專家學者能夠從不同角度來談柏楊的寫作，「我比較適合從與柏楊一同生活三十年、在他身邊陪他寫作談起，我所觀察到的，不見得是別人所熟知的。在柏楊的書房上，寫了一個號碼297，那是他在牢中的編號，把寫作的書房命名為『297』，意味着他把寫作當成是一種苦修。」



張香華在柏楊骨灰安葬儀式上展示他的手書「重回大陸真好」。新華社

### 周明憶柏楊：手稿、骨灰重回大陸

2006年，柏楊把他的文物文獻資料（一共56項、11,745件）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當時在海峽兩岸產生廣泛影響。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副館長周明參與並見證了整個捐贈過程。周明回憶指，張香華和他通電話時說，柏楊先生今年身體狀況不太好，已經幾度進出醫院，甚至還報過病危，已在考慮身後事。於是，周明建議若能將柏楊先生的東西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一部分的話，絕對是一件大好事。接下來，周明便安排張香華到現代文學館參觀。張香華表示，她回去後跟柏楊介紹了文學館的情況和她的感受，說：「現代文學館是新開的一個館，硬件設備，如溫濕度控制系統都非常新穎，值得信任，又有國家的全力支持，館藏與研究推廣條件符合國際水準。」柏楊先生聽了以後很高興，告訴她說：「那就決定把這些東西捐給現代文學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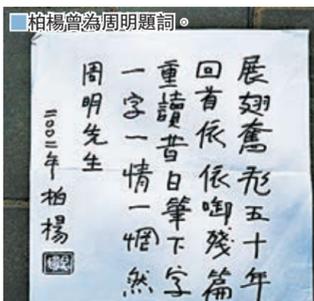
柏楊這個決定一經公開報導，有反對者，也有贊成者。贊成者認為，柏楊先生這是一個壯舉，把東西交給大陸，絕對有意義，反對者則認為，他在台灣生活幾十年，怎麼可以不留給台灣，甚至有些惡言惡語。但柏楊先生卻堅持：「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是隨意的，管他們說好說壞，甚至罵我，我也堅定不移。」

在捐贈儀式上，柏楊用洪亮的聲音說：「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都使用的是華文，都是中國人。」而柏楊骨灰安葬在河南新鄭的做法則是「臨時決定的」。2008年柏楊過身，周明於5月17日到台東參加撒放柏楊骨灰活動。在大風大浪中，把柏楊先生的骨灰撒放在他曾經服刑十年的綠島和台東中間的海域。突然周明想起了柏楊的一個題詞，叫做「重回大陸真好！」。「我想要不要帶他一包骨灰回大陸，真正做到葉落歸根！柏楊先生是河南人，如果帶回骨灰，在河南安排一個陵園，這不是好事嗎？」周明將這一想法告訴張香華女士，並與柏楊的兒女商量之後，他們都同意了。並讓其在西安的女兒毛毛（崔渝生）帶一包骨灰先回去。後經過河南省作協副主席鄭彥英的幫助，找到了位於鄭州新鄭的福壽園。福壽園河南分公司老總吳正宗聽說是安放柏楊先生的骨灰，立刻說：「我免費，不但免費提供幾分地，而且還給他再鑄造一座像。」

就這樣，在柏楊的老家河南，留下了這樣一個陵園，是一個永久的紀念。「柏楊一生筆耕不輟，成績卓越，以他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專欄，十年著史，十年牢獄的辛勤勞作，寫下了近兩千萬字的皇皇巨著。哲人雖去，著作永存，他的文學精神也會永遠流傳下去。」周明感慨道。



周明（右）與柏楊合影。



柏楊曾為周明題詞。



柏楊塑像在鄭州市河南福壽園陵園揭幕。新華社



柏楊在華人讀者中擁有廣泛影響力。

### 陳曉明談柏楊：用文學掃除社會的陳規陋習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教授在線上直播中談論了柏楊雜文的文化意義。陳曉明將柏楊的雜文批評定位為世俗批評，以區別於知識分子批評。他認為，柏楊不是在民族國家這個層面上來行使文化批判，他是在一個世俗社會、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世界、老百姓日常生活關係的體系當中來行使他的文化批判。



陳曉明

柏楊的雜文主題有幾個方面，首先是傳統的正義、正直、良善，所以他把所有非正義的、偽劣的、醜惡的、醜陋的文化都予以堅決的斥責，因此他把它稱之為「醬缸文化」。在柏楊看來，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源自於人性之劣根。他是一個泛人性論者，他的《醜陋的中國人》的批評就是要找到文化與人性的病根，他這個主題延續了魯迅改造國民性的主題。

柏楊的「要做一個現代文明人」的理念並沒有明確的思想綱領，是他的一種很直接的生活經驗，他的世俗批評的特點也是在這裡體現。柏楊既是典型的中國傳統民間的知識分子，他又是具有現代水準的世俗平民知識分子，柏楊是從他的直接經驗出發，從日常生活的事項出發，他看到文化深層次的病症，只有診治這些病症，只有使人性的本性塑造好，才能使中國文明真正具有現代的水準。

正因為如此，柏楊看重日常生活的事實，他總是於細微處見精神，正是人們的行為舉止、道德品行、性格胸懷、態度趣味等等決定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決定一種文化的價值取向，迄今為止沒有人像柏楊那樣終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觀察社會現實，對當下現實隨時隨地發言，他既是在掃除那些陳規陋習，也是在開創市民社會新的生活空間。



《醜陋的中國人》

### 李凱：柏楊以中國文化鼓勵自己

在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歷史學博士李凱看來，「但凡社會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一定會有劇烈的問題，這就是變革期。而如何使得這樣的問題最小化，把當時社會穩定下來，給人民帶來千秋萬代的福祉，是我們不斷探索的問題，也是千秋萬代永恒的話題。柏楊先生的白話《資治通鑒》就不得不說。」

今天來看，《資治通鑒》的寫作，事實上也是滿足當時統治者的需要，是「事為之防，曲為之制」，防微杜漸精神的一種反映。而更重要的是，《資治通鑒》之所以有受眾，也是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宋代歷史學家的才華、水準有着密切聯繫。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卷帙浩繁，就是今天看，它還有三百萬字。司馬光同時代有一個人叫王益柔，司馬光親自說，我只見過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其他人拿到這部書懶得看，看不下去。

今天如何讓《資治通鑒》繼續發揮作用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許多古書翻譯成白話文的時期，這個時間段出現很多白話《資



李凱

治通鑒》，但到今天還風行不絕，當屬柏楊先生的白話《資治通鑒》。司馬光用十五年寫就《資治通鑒》，而柏楊翻譯就用了十年，柏楊想讓中國文化光輝大放異彩。

在李凱看來，柏楊並不是歷史學家出身，他是作家，是文學家，也是思想家。對歷史的理解跟他的知識結構、人生處境有密切的聯繫。柏楊先生的處境其實不樂觀，司馬光的處境又何嘗樂觀？在逆境之中，他想以中國積極向上的文化來鼓勵自己，讓中國人活得更尊嚴、更有幸福感，事實上司馬光也是，還有我們講錢穆先生的概括「明儒道以尊孔，撥亂世以返治」。司馬光就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執政者明白別再做錯事，別帶來傷民害民之舉。當然，他有他的弊病，這個弊病柏楊先生也進行了批評，司馬光不是都說得對，也有他的問題。柏楊先生是思想家，他也不是嚴格的歷史學家，但是他的思維維度給讀者提供了一定的思考方向。